

邱正伦 著

重返東方

邱正伦

全视角审视当代艺术的价值谱系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重返東方

邱正伦
著

全视角审视当代艺术的价值谱系



西华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返东方:全视角审视当代艺术的价值谱系 / 邱正伦著. —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621-8624-3

I. ①重… II. ①邱… III. ①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3201号

邱正伦 著

重返东方

全视角审视当代艺术的价值谱系

CHONGFAN DONGFANG QUANSHIJIAO SHENSHI
DANGDAI YISHU DE JIAZHI PUXI

责任编辑 赖晓玥

装帧设计 熊艳红 刘 媛

排版 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张祥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 400715

市场营销部电话: 023-68868624

印刷 重庆市正前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1030mm 1/16

印张 20.25

字数 400千字

版次 2017年12月 第1版

印次 2017年12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21-8624-3

定价 78.00元

前言

《重返东方》是作者近两年来的文艺评论、文艺理论、文艺美学研究的系列论文成果。虽然是就文学艺术的诸多现象所做的专题理论研究和文艺评论,但本论文集有一个核心研究价值取向,那就是立足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性价值立场对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阐释与批评。本评论文集以挖掘和重建中国本土文化主体性为轴心展开,主要对中国当代艺术文化主体性的“在场与缺席”“批评与立场”“转型与重建”等热点与难点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与评论。论文集中既有关于当代文艺批评理论的探索与思考,又有针对中国当代文艺家创作的细致入微的分析与阐释。作者以艺术原创价值的阐释为其文艺评论的理论核心,秉承新人文主义的思想立场,文体则具有诗性的明晰与透彻,每一篇评论文字都是作者与文艺家心灵的互动与对话。本书视角独特,文笔犀利,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与精彩的文艺案例分析,较为系统地从中国本土艺术的文化主体性价值论角度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了开创性的阐释和解读,以此重返东方文化的价值谱系,高扬中国艺术精神。

上篇：在场与缺席

- 中国本土艺术的现在主义立场 _ 003
- 时间从现在开始! _ 011
- 中国当代艺术史书写的主体性阐释 _ 038
- 诗歌作为先锋主义的文学命运! _ 047
- 人类学视野下大足石刻艺术的世俗化审美踪迹 _ 060
- “80后”绘画的图像策略 _ 070
- 当汉语遇上网络化语言 _ 073

中篇：批评与立场

- 警惕无边的“写意”神话 _ 079
- 匿拍，当代艺术市场的最新趋势! _ 083
- 《四世同堂》：北京口音的人性表达! _ 085
- 艺术国际主义的中国文化身份 _ 090
- 当代书法艺术的诗性召唤 _ 096
- 为当代中国画的文化主体性立言 _ 103
- 《标准草书》为现代书法奠基 _ 110
- 当代书画艺术精英教育的方法论转向 _ 114
- 重现的风景 _ 122
- 田园风光的印象表达 _ 126
- 印象东方 _ 128
- 重新走向水墨禅境 _ 133
- 《草木有本心》：新物语主义的绘画向度 _ 138
- 迈锡尼展线，彰显东方美学精神! _ 141
- 独立水墨，彪炳中国艺术精神 _ 145
- 重现的东方美学 _ 149
- 艺术，重建人民立场! _ 152
- 书写的力量 _ 155
- 文人画的当代指向 _ 158

我们需要守住什么?	_ 162
学养,穿越书写的极限!	_ 165
重返自然家园	_ 168
笔墨音乐的自由向度	_ 173
当代山水画创作的本原性回归与超越	_ 176
现代水墨艺术的东方语境	_ 180
转型期巴蜀山水画艺术的当代审美指向	_ 184
都市主义绘画的戏剧人生	_ 187
重返家园	_ 190
重返大漠精神	_ 192
当代诗歌的宋词风度	_ 196

下篇:转型与重建

论本土艺术与东方美学的价值重建	_ 201
浅谈通向真理的方法	_ 208
关于现代绘画视觉语言纯粹化的思考	_ 212
从本土视角重塑当代艺术的国家形象	_ 219
中国画笔墨语言的当代转型	_ 226
新人本主义,中国当代艺术美学的主流趋向	_ 229
从自然山水到人文山水的当代笔墨审美形象转换	_ 250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_ 257
关于佛像绘画创作的当代性思考	_ 261
重返中国人体艺术的美学之城	_ 264
艺术的第三只眼睛	_ 276
朦胧与启蒙:诗歌见证的思想解放	_ 287
用语言点燃无限的诗性之火	_ 296

上
篇

在场与缺席

中国本土艺术的现在主义立场

从现在开始,必须在苍白的面目上,
割开一道口子,让血流如注的现实涌现出新的日出!

A.缺席的艺术创作与逃避

在我们提倡和标榜现在主义艺术创作的艺术立场时,事实上中国现代艺术创作正在经历一种普遍的缺席,即非现时的、非在场的艺术创作状态,说穿了,就是一种过时的边缘化的艺术创作状态。这样的艺术创作,表面上十分热烈,实质上却十分冷淡;表面上对现实漠不关心,实质上是回避锋芒;表面上故作风花雪月的优雅,实质上却是一

种缺乏血性的自作多情;表面上是多元和个人主义,实质上却是一种无元和集体复制的平庸姿态;表面上先锋前卫或者扮演艺术创作中的酷哥靓妹,实质上却是一种早已过时的表情猥琐的弱势艺术创作。一切都在从现实存在的中心向四周溃散,向乏力的边沿逃避或者躲藏,然后开始面对眼前的一切发呆,或者把玩手心中的意象,以此回避一切现实存在的严峻,故意摊开双手,作天真可爱的拥抱状。逃避当下,逃避现场,逃避在场的人的物质情景,逃避自己的真实处境,逃避一切与艺术相关的精神现象,不敢坦然地表白自我的生存态度。这种面对现在却无视现在的一切的态度,这种普遍从精神高地做直线下



欧郢 “马首”系列之一

降运动的现象,这种集体溃退的局面,似乎已经构成了21世纪中国现代艺术普遍的精神面貌。

当下无关痛痒的艺术创作现实,实际上只是中国本土艺术创作整体状况的表面印象。当我们今天以直接面对的方式来提倡中国本土现在主义艺术创作时,必须首先对回避现在主义艺术的严峻现实重新进行审视和毫不留情地清算。所有远离现在情景的艺术创作,从根本上讲,都是艺术精神的缺席和退场。请注意,我们所指斥的这种缺席和退场,不是表面上的不在或者不出现,而是艺术性精神的不到位、不显现。其实问题已经显露出了,一切回避现在的艺术创作,实际上只是在艺术创作名义下的某种类似于艺术创作的习惯性动作,无法从根本上与在场者的身份相称。也许这种缺乏立场的艺术创作者,会借口受不了现代城市的物质污染而优雅地选择退避三舍,但这永远也无法同汉语诗的精神品质扯上关系,更不可能与我们提倡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

当然这种平面化的艺术创作,也不是一点儿依据都没有。事实上,从一开始,他们的艺术就符合道家精神的全部要求:既清静无为,又风花雪月。在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艺术语言中稀释艺术血液的精神浓度。在现代大都市里学古人弹琴,或者悠然见南山,把钢铁变成丝绸,把充满诱惑、充满刺激、充满激情的都市生活描绘成古今一致、老少皆宜的春花秋月,然后在那里浅唱低吟,自我玩味。这便是我们对现在普遍流行的艺术的第一印象,这也正是我们要提倡中国本土意义上的现在主义艺术创作的重要原因。

紧接着,我们发现这种普遍的呈下降趋势的现代艺术创作,之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那种非现时、非现场的缺席艺术创作的情景,其根本原因就是艺术家或者说艺术创作者不能大胆地、勇敢地面对其艺术创作中的现实存在。就其艺术创作的动机而言,要么不纯粹,要么不知其然,因而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姿态,要么是妥协的、倾斜的、不坚定的,要么就是盲目和混乱的,从根本上讲,缺少艺术创作的精神立场。

那么,这种普遍沦陷的艺术创作现实究竟暗示了艺术创作者怎样的一种创作态度和精神面貌呢?或者说他们的艺术创作同现实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在我们看来,一个人的艺术创作状况总是和他面临的现实保持着某种最亲密的关系,无论怎样,艺术创作者也不可能现实的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割裂这种关系。也许这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命运,正如孙悟空企图翻越如来佛的手心,结果却被重压在五行山下一样。那么,今天这种普遍沦陷的艺术创作现实又该如何做出解释呢?现实十分清楚,本想离开地面,轻松地飘起来,结果却沦落到漆黑的深渊,难以自拔。

具体来说,同一个人的精神存在直接相关的现实应该包括:(1)历史现实;(2)社会现实;(3)时空现实。而与这些现实直接相对应的,是每个人的意识存在模式,即人的内在模式、社会模式、时空感觉模式。

让我们从正面来考察人的意识存在模式与各种现实之间的关系吧!

从一个人的内在存在模式看,他的思维方式、认识方式、感觉方式,都与他特定的民族、特定的历史文化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有一位艺术家说过:“我可以换掉一切,但我无法换掉自己脉管里的血。”作为现实存在的人,无论是他的衣食住行,还是他的喜怒哀乐,都在最显眼的地方打上了这个民族鲜明的烙印和标记。因此,在中国汉语诗的艺术创作中,要想凭借异域文化来擦洗自己的文化胎记,或者来改写自己皮肤的颜色,都是无济于事的。比如,有的人要在自己的脸上刺上玛丽莲·梦露,人们依然还是叫她“中国的马小姐”。

在铺天盖地的网络艺术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普遍的现象,那就是现在的许多艺术创作者,完全回避中国艺术的民族文化历史,企图通过大量搬用现代西方一些艺术大师现成的表达方式,特别是现代艺术的语言方式,来改变自己的艺术创作面貌。从个人的艺术创作角度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它是一种自由,但同时也是一种冒险。我们知道,无论是塞尚、凡高,还是达利、马格里特;无论是毕加索,还是杜尚;无论是卡夫卡,还是里尔克;无论是博尔赫斯,还是博来;也无论是罗伯·格里耶,还是米兰·昆德拉,在他们的作品里,都能找到某种伟大和不朽的共同品质。但是,在我们当下许多精神缺席者着意模仿以上这些艺术家、作家的表现风格和文本形式时,丢掉的恰恰是他们敢于面对自己所在民族现时、现场的灵魂品质。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永远也无法回避更无法摆脱一个民族的精神脐带!

在回避现在的艺术创作中,似乎只有艺术创作本身还留在现在!

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问题,也许回避现在的艺术创作者是不需要思考这一问题的。但是,一切都已经表明,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实际上也无法回避。一个从事艺术创作的人,不仅回避不了自己的种族历史,同时也回避不了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事实上,谁也无法否定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对我们的影响。社会总是通过各种行为规范,给人的生存规定种种行为方式。人与种种行为规范之间的矛盾,就构成了人的外在模式。我们承认社会现实的存在也好,不承认也罢,都必须面对现实,表达自身同现实之间的关系。

明晃晃的现实时刻都在刺激我们,都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各自的体内,我们不可能躲避,也不可能拒绝,它使我们又痛又痒,我们不可能熟视无睹,更不可能逃之夭夭!

B.纯粹化艺术创作的回归

可以这样讲,任何一种艺术和艺术创作,呈现的总是一种语言事实,现在主义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主义艺术和现在主义艺术创作不可能在语言之外去寻找新的中介。语言不仅是艺术家创作的手段,而且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本身,是对艺术创作的点拨与启示。但是,艺术绝不能停留在单纯的语言事实之中,它是语言的本质。只有艺术,才能点亮黑暗中的灯盏,把语言忠实地引向纯粹,回归其艺术性的品格。

现在主义主张艺术的纯粹性,而这种纯粹性正好源于艺术家的生命吁求!

现在主义艺术家必须知道,一旦投入艺术创作,就必须面对纯粹。我所谈论的纯粹,不是指艺术家的态度,也不是指艺术的文本事实,更不是指形而上的抽象描述,而是指艺术家对生命的必然吁求和对崇高与正义的期待。这种生命的吁求与期待之中,包含着艺术家特定意义上的生命直觉、生命感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创作冲动和创作意向。“充满才德的人类,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这是德国天才诗人荷尔德林对生命状态的描述,实际上是对人存在状况的阐释。人的生命本质是诗意的,是纯粹的象征和隐喻。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现在主义艺术创作的精神要求。任何艺术创作都必须在艺术创作者自身生命同现时现场的真实体验中进行,而不是简单的词语挪用,或者回避锋芒的无病呻吟。现在主义对纯粹的理解就是如此,对纯粹化艺术创作的追求也是如此。纯粹是现在主义艺术创作的品质体现,同时所有的纯粹化品质也只能在面对现实的生命体验中才能得到实现和完善。

在我看来,现在主义艺术创作面对和回答的都只能是生命存在现实。这种生命存在现实,既可以说是创作者同现时现场相互触摸、相互拥抱的结果,又可以说是艺术家生命得以激发的基本前提。事实的确如此,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现实冲动,但归结起来,不外乎感性冲动和艺术性的本质冲动。感性冲动是生命的形而下冲动或肉体冲动;艺术性冲动是生命的形而上冲动或精神冲动,宽泛地讲,即人的价值冲动。无论哪种冲动,都不可能离开艺术家此时此刻的真实状态。这里,我们还需要指出,作为一种严肃的艺术创作,现在主义艺术家不可能回避当下艺术创作的审美判断和价值选择。也就是说,现在主义

艺术家必须具备明确的价值立场,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者做艺术上的墙头草,随风而倒。现在主义艺术家,必须带着关注现实的勇气和魄力,带着深厚的感性质素和艺术性质素进行艺术创作,才能充满光辉,并以此照彻自己,照彻人类。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现在主义艺术家能否真正直面当下、现场,能否始终如一地以现时现场的生命之光来烛照自己的艺术创作,并将这种现实的艺术创作锋芒进一步表现出来,从而使内心激荡,产生一种强烈的表现欲望和创作吁求。这里,我们主张将艺术家特有的直觉方式引入现在主义艺术创作中。艺术家完全可以凭借这种艺术直觉来对物象进行凝神观照和细致体味。也正是这种艺术直觉,使艺术家的生命体验形成最终的创作意向,并接受现实与艺术精神的激荡或者诗性授予,从而产生艺术创作的纯粹信念,在想象中消除艺术家与对象世界和语言之间的隔阂,使艺术家的心灵直抵终极必然,实现对纯粹的期待与吁求。

针对以上的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说明,只有经过语言的纯粹化,艺术家才能重新回到现在的艺术创作立场上来。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艺术家是依赖感受、体验、领悟获取灵感的,是凭借语言来实现自我的。我们说,艺术的纯粹性是指艺术家一直通过语言追寻、接近终极的内心必然。处在非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事物都是毫无生气的、僵死的,或者说是黯淡无光的,正如人们在面对货架上的商品时一样,如果你不是在购物,或者你根本就没有任何购买的欲望,那么这些商品品质再好,也不会触动你,那里的一切都死气沉沉。艺术创作也同样如此,特别是现在主义的艺术创作,一切就在我们眼前,问题是我们该怎样面对。因此,只有在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这所有的语词、形象才能与我们的艺术创作意图和内在激情、体验发生最直接的关系,才能消除语词原有的僵死意义,在新的语言结构中实现新的语言价值。

既然艺术的纯粹性只有在艺术家的体验与语言的协作行为中才能实现,既然艺术的纯粹性只有在艺术家通过语言达到对终极的瞬间烛照中才能实现,那么,艺术家的纯粹性艺术创作就不可能摆脱其同现时现场的直接关联,艺术家的现实创作实际上就是对语言和终极必然的双重吁求,只有在唤醒沉睡中的词汇和实现了对终极的命名之后,艺术家的创作才能最终取得成功。所以,艺术家绝不停留在艺术创作本身的自由上,而更应该在一种由责任要求而进行的创作行为中享有自由。这种自由才是绝对的和超验的自由,才是被默许的被语言所照亮的存在意义上的自由。只有在这个时候,语言才能指向纯粹。

C.现在主义与我们的艺术立场

我们已经走到了现在,我们不可能逃避现在的一切!

我们的一切都只能从现在开始,并且永远从现在开始。要逃避现在是不可能的,除非现在已经结束。

我们提倡的现在主义,其头等大事就是要面对当下,面对现场,面对现在的一切事物,面对中国土地上的一切事物。现在,就是现在,已经轮到我们表明现在主义立场的时候了,所以一切都无须讳言!

现在主义艺术的时空意识,最首要的就是关注现时的时间、现时的空间。换一种方式讲,就是现时与现场。如果非要我们进一步做出解释,那我们就庄重地宣言,现就是现在的现,在就是现在的在,现在就是现在!

当然,我们必须进一步表明我们的艺术立场,我们所倡导所标榜的现在主义,绝不是单纯客观的物质向度上的时间和空间意识,也绝不是那种缺少价值向度的现实飘浮物,更不是曾经一度泛滥成灾的革命现实主义。我们所倡导的现在主义,准确地讲,就是我们面对当下、面对现场的一种诗学态度和艺术立场。

现在主义不排斥和拒绝现代人的物质追求和物质欲望,我们尊重现时现场的一切真实,甚至也包括尊重那种令人脸红心跳的现实情景。现在主义绝不拒绝现代都市的物质诱惑,相反,我们需要大胆地、无拘无束地享受物质,享受由此得以升华的现代品质生活。我们提倡以诗性和艺术性的眼光去对待繁荣的物质景象,通过诗性和艺术性的参与方式,来进一步激发和提高我们对现在城市生活的精神感受,让物质在诗性精神的光照下真正地做到闪亮登场,让人们与事物之间进行互动,使物质真正焕发出温暖的人性光彩,使人们敢于大胆追求精神享受。现在主义倡导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情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物质流浪!

现在主义不排斥和拒绝包含着现在感的历史情怀,说得更具体些,一切本土意义上的、真实的历史情怀,也正是由于有了现在这一真实切面才更能显示出其本土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但是我们拒绝那种在精神上逃避现在的空洞怀古,或者在那里悲天悯人,替古人担忧。

事实上,现代人的怀旧意识正是在现在情景的激发下显示出了更加具有带动性的诗性光彩,因而也显得更加迷人。在现在主义看来,“永恒的现在”才是现代艺术最为基本的一个特点。如果没有逼真的现在情景感受,过去任何伟大的智慧也不可能活跃在现在的文学与艺术之中。所以,现在主义一直把现在作为永恒的开始,作为我们通向绚烂过去和辉煌未来的桥梁。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主义绝不是封闭状态的,它最大的特征就是流动、开放和敞亮。

现在主义不排斥和拒绝任何有未来理想的艺术创作态度和艺术立场。其实,现在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理想追求的起点,也正因为我们立足现在,未来与理想才对我们具有更深、更大的吸引力,人们才会始终如一地保持永恒的生命激情。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态度或者一种艺术立场,现在主义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验艺术,而是书写和展示未来时态的艺术,不需要过多的实验因素,因为许多标榜实验与先锋的艺术家,不仅没有从咄咄逼人的现时生活情景中介入,相反,他们更多地选择了逃避和退出,实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他们胜利大逃亡的保护伞,成为一批人追名逐利的商标。现在主义绝不刻意追求现代艺术创作和现代艺术的形式实验,而是大胆地介入,真实地体验,使自己成为现时的一部分。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预感到许多以逃避和缺席为艺术生存、为计谋的人,他们绝不是真的就逃之夭夭。就像我们预感的一样,这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事实上,他们已经找到或者正在寻找各种可乘之机,向现时现场者发动最具规模的反扑。在我们看来,其中最时髦或者说最有效的反扑和进攻武器就是后现代主义,或者说解构主义。他们要么把现在主义放在整个后现代主义语境中进行解构,要么根本就瞧不起现在主义的艺术运动,要么借口现在主义不懂德里达而自我感觉良好。因此,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进一步有所准备。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本土推行解构主义的可能性究竟是否存在,即便存在,其可能性又有多大。现在主义认为,由于传统文化的不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在西方能够找到可供解构的对象,在中国却只能是无的放矢。如果一味地坚持解构主义,其所有的行为不过像唐吉珂德把风车当大敌,看似勇敢无比,实则可笑之至。

事实上我们非常清楚,那些力图抓住解构主义圣杯的边缘艺术创作者,所凭借的武器正好是德里达解构在场中心论——在场的形而上学。语言的对抗最终替换为简单的行为主义,替换为改变自己边缘化的处境,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在场与缺席的悖

论之中。因此,所有的缺席和所有的退场,都不过是一种策略,一副姜太公垂钓的姿态。

因此,我们庄重地宣言:现在主义和一切过时的边缘化的艺术创作追求无关,现在主义艺术家既不过时,也不边缘,现在主义的立场就是关注当下、关注现场,一切都从现在开始,从此时此地开始。

现在主义和一切逃避的、缺席的艺术创作追求无关,现在主义艺术家既不逃避,也不缺席,现在主义的立场就是面对,就是在场。

现在主义和一切缺少现时现场生命感受的怀旧和倒退无关,现在主义艺术家既不抽象地怀旧,更不倒退,现在主义的立场就是一切历史的、怀旧的情怀都将带着鲜明的现在色彩闪亮登场,一切都通过现时现场全面地爆发。

现在主义与现在正在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无关,现在主义艺术家既不后现代,也不解构,现在主义的立足点就是中国本土的现代精神,一切都为着现在建构,并充满激情地拥抱现在。

现在主义与纯粹的客观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艺术创作追求无关,现在主义艺术家既不做客观状,也不会做物质状,现在主义的立场就是在现时现场同一切客观的事物建立人性化的美好情景,大胆地追求物质所带来的精神享受,提倡一切包含着精神情调的物质流浪。

现在主义与一切过时的乡土情结和逃避意识无关,现在主义艺术家既不乡土,更不逃避,现在主义立足现代都市,在钢筋与水泥的挤压中做深呼吸,温柔的情景我们也同样需要,但是必须是身体与身体、呼吸与呼吸之间的真实缠绕和安慰,而不是那种闺房病态情景。

总之,关注当下,关注现场,关注当下城市人的品质生活,关注在场人的物质流浪,关注本土的一切真实,展示或者表达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与艺术性相关的精神现象,这就是我们的艺术创作态度,这就是我们的艺术创作使命,这就是我们的艺术立场!

时间从现在开始!

——与冯东东对话:有关绘画的时间维度

一、时间之始

冯:决定一个人眼界的不仅在于知识的广度,更在于他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一个人从知识的层面只能了解到文化和艺术的现象,从人性的角度能窥测到文化和艺术的真谛,从生命的高度才能洞察到文化和艺术的渊源与流向。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在认知艺术和文化时应该具有大的时空观,当艺术家将目光投向永恒时,他对自我的定位便具有了群体性的超越。艺术家创造意识的觉醒是独立审美意识的觉醒,独立审美意识的觉醒也是文化意识和生命



冯东东 《生之灵》

意识的觉醒,在这个觉醒的过程中预示着艺术家个体的终极追问的凸显。艺术家创造意识的强弱主要体现在他自身的独立价值上,是独立的自我意识的一种扩大,也是独立生命意识的觉醒。因此,独立不仅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态度,更是一种个性化的精神指向,它的本质是对时间内涵的刹那明了。而艺术作为生命存在的载体,一种沉思的遐想,需要一种非常冷静的激情,这就是克制,这种克制非常重要。

邛:这个克制不是让线断,而是让线出现节点,这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你提到的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一般人不会提及这一问题,我们要谈“绘画的时间性”,这个时间性是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谈及的话题,海德格尔提及过,但他所说的是“存在与时间”,他是从